



乐在阳光下
◎陈顺源

鉴水是个技术活

◎陈亮

古人没有喝过经过处理的自来水，但泡茶用水却极为注重和讲究。中唐时期张又新著有《煎茶水记》。书中记录了一代“茶圣”陆羽的一段传说趣事，至今读起来仍觉妙趣横生。

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欢，因之赴郡。至扬子驿，将食，李曰：“陆君善于茶，盖天下闻名矣。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。今日二妙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！”命军士谨信者，挈瓶操舟，深诣南零，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陆以杓扬其水曰：“江则江矣。非南零者，似临岸之水。”使曰：“某棹舟深入，见者累百，敢虚绐乎。”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，至半，陆遽止之，又以勺扬之曰：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蹶然大骇，驰下曰：“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覆半，惧其渺，挹岸水增之。处士之鉴，神鉴也，其敢隐焉！”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

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湖州刺史李季卿在江南遇到一代“茶圣”陆羽，两人相约共赴一场喝茶的盛宴。当时天下传闻扬子江南零的水泡茶最佳。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乘舟去江中取水，不巧的是，军士取满水回程近岸处不小心将水洒了一半。军士又不愿再去江中心去取水，于是就近在江岸边将水装满。军士取水返回后，陆羽用勺子将水扬起。说这是江水。但不是传说中的南零水。军士大为吃惊，因为陆羽的判断与军士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一致，于是老老实实承认了因江中风浪大船只颠簸，致使水洒掉了大半而在岸边取水充数的行为。

这个故事对茶圣陆羽的“鉴水”本领渲染得有点神乎

其技。但古人对一口好水的追求不可谓不刻骨铭心。明末的浙江绍兴人张岱酷爱饮茶又极为讲究，其辨水的本领与“茶圣”陆羽有得一拼。他在《陶庵梦忆·阳和泉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禊泉出城中，水递者日至。臧获到庵借炊，索薪、索菜、索米，后索酒、索肉；无酒肉，辄挥老拳。僧苦之。无计脱此苦，乃罪泉，投之刍秽。不已，乃决沟水败泉，泉大坏。张子知之，至禊井，命长年浚之。及半，见竹管积其下，皆黧胀作气；竹尽，见刍秽，又作奇臭。张子淘洗数次，俟泉至，泉实不坏，又甘冽。张子去，僧又坏之。不旋踵，至再、至三，卒不能救，禊泉竟坏矣。”

“禊泉”的水出了名，每天都有来挑水的人。对“禊泉”所在的寺庙僧人“借炊，索薪、索菜、索米，后索酒、索肉；无酒肉，辄挥老拳。”僧人受不了这种折磨，“无计脱此苦，乃罪泉，投之刍秽。”竟然去祸害“禊泉”，久而久之，一汪绝佳的清泉被破坏殆尽，再也恢复不出原先的样子了，令人十分惋惜。

“禊泉”被毁后，张岱又挖掘出绍兴另外一处上佳的泉水——阳和泉。虽不及“禊泉”空灵但却比其清冽，张岱如获至宝，给阳和泉做了一篇铭文，“有山如砺，有泉如砥；太史遗烈，落落磊磊。孤屿溢流，‘六一’擅之。千年巴蜀，实繁其齿；但言眉山，自属苏氏。”

去年中秋，泰州市领导邀请我去考察，当地领导带领我考察泰州的美丽乡村，真可谓“行遍三泰清丽地，美丽乡村入画来。”主人介绍，数十年来，泰州深入治理江湖河海，尤其是里下河地区，千方百计做好环保工作。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，百姓的饮用水都是高标准的好水。手捧一杯用溱湖水泡出的新茶，沁人心脾，清香甘冽。要是陆羽、张岱能活到今天，亲口品鉴下清甜甘冽的水，肯定会赞不绝口。

灯下漫笔

南通不再“难”通

◎袁旭元



初夏的一天早晨，我在单位门口碰到刚退休的司机老王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“到南通出差。”

“怎么就带个小公文包？”“哦，我当天往返。”

“啊，我以前到南通出差，往返要三天，哈哈，南通已不再‘难’通啰。”

说真的，我对当年的“难”通仍记忆犹新，往事如昨。我是南通海安里下河人，20世纪90年代初到南京一趟，需要前一天下午乘坐农村公交车从乡下到县城，在同学家留宿，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乘坐海安到南京的大客车。当年的312国道双向两车道，人车混用，车速大约60码，伴随着急促的汽车喇叭声、少数乘客呕吐后的呻吟声，以及汽车临时停车的刹车声，一路尘土、一路颠簸，也一路风光，晌午时分，到了江都县宜陵乡。

停车吃饭。司机师傅将我们带到宜陵乡的某个农庄院落，随之大门上锁，乘客不得随便外出。院内有难以以下咽的盒饭快餐，以及点菜服务。刚工作那年，我已有收入，不再是穷学生了，手一挥，点菜。一菜一汤10元钱。等菜上来后，哑然失笑，原来“一菜一汤”是炒包菜和包菜汤。

江都宜陵已成我生命中的印记，牢牢叠印在我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午饭后，客车继续埋头向西，扬州市区的城南是必经之处，机动车、自行车、行人、红绿灯混杂着，客车一步一叩首，汽油味、机油味及各种生活气味充斥着每个人的鼻腔。

“晕车的人要准备塑料袋啦。”司机师傅大声吆喝道。经过这个路段的几年锻炼，竟硬生生将我的晕车病彻底治愈了。

一路向西，大客车缓慢驶过长江大桥后，方才抵达南京市建宁路长途汽车站，彼时远远的昏黄的街灯亮了。

2006年春天，父亲听说南京到海安的铁路通了，强烈要求坐火车回趟海安。当时通行的是普通绿皮火车，但那次上车后，发现居然是软卧车厢，车上人不多，父亲到处看看摸摸，一会儿躺躺坐坐，一会儿去趟卫生间，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，儿时梦想变成了现实，能看出他有股难以平抑的欣喜和激动情绪。

海安地处里下河地区，地势低洼，河网密布，铁路建设远比其他地区投资成本高，长期以来，老百姓望铁兴叹，只能从《铁道游击队》等影视剧中想象火车宽大舒适的模样，作为国家动脉的铁路，承载着太多人的梦想与归属。

海安至南京的铁路属于宁启铁路的一部分。盼望已久的火车终于在2005年夏天轰隆驶入里下河，绿色列车像一条巨龙，所过之处，大地震撼，钢轨不语。一声声鸣笛声如同欢快乐曲，钻入老百姓心里，人们奔跑着、欢庆着、喧嚣着，穿梭在列车与站台之间。如今这条铁路已和沪苏通城际铁路紧紧连为一体，连接着一个个城市、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梦想，为苏中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营养，不断延伸，不断前行。

我们现在回海安，选择自驾出行，仍经常在扬州歇脚。如今的扬州正谊服务区，也称“风韵扬州驿站”，菜品丰富、琳琅满目。老父亲最爱吃“大煮干丝”和“清汤狮子头”这两道菜，妻子则偏爱鸭血粉丝汤、苏式面点或肯德基等，南来北往的人们总会选一份适合自己的餐食来抚慰一路风尘。启扬、宁通、宁沪等高速四通八达，国道、省道，再转入县道、乡道直抵家门口，从南京住所出发到农村小院，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。

此次出差，我上午9点40分从南京站上车，列车一路风驰电掣，飞越田野、河流和村庄，11点40分到达南通西站，换乘地铁约半小时到达目的地，办完事后下午四点准时返回，在列车上眯呼一觉，眼睛一睁已到扬州，抵宁时，华灯初上，车站人头攒动，秩序井然。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。晚上6点半到家吃饭时，老父亲大发感慨，我们南通不再“难”通，而是南通“好”通啊。

前些日子，老父亲突然说，听说南通有飞机场，而且是大机场，我们哪天能否坐趟飞机回南通。

哈哈，好的！